

圖文經典

〔清〕曾朴著

孽 海 花



岳麓書社



[清]曾朴著

孽海花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海花:图文本/[清]曾朴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0

ISBN 978 - 7 - 80761 - 400 - 5

I. 孽... II. 曾...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871 号

孽海花(图文本)

作 者:[清]曾 朴

责任编辑:彭卫才

封面设计:刘 峰 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9.375

字数:330 千字

印数:1—6,000

ISBN 978 - 7 - 80761 - 400 - 5/I · 916

定价:15.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前言

曾朴(1872—1935),近代著名小说家、翻译家;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又字小木,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之撰,字君表,光绪元年举人,官刑部员外郎中。曾朴幼年是在祖母溺爱、父母恩宠、姐妹环绕中长大的。由于父亲是时文高手,曾朴十三四岁就学八股文,十六七岁时还接受过名家李慈铭、吴大澂等人的指点,又常与同里的文学少年相唱和,因此自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培养了浓厚的文化气质,文名噪于乡里。

1890年,曾朴十九岁,应常熟县试,获第一名,又赴苏州院试,中秀才。第二年应南京乡试,又考中第二名举人。主考内阁侍读学士金保泰、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李盛铎都对曾朴的考卷极口称赞。黄炎培在《纪念曾朴》文中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正在学做八股,忽然送到一本江南乡试中式第二名曾朴的朱卷,首篇题目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那篇八股做得又典雅,又堂皇富丽,可爱之至。”

曾朴的八股虽很出色,却深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二十一岁,迫于父命,赴北京应试。入场后故意打翻墨汁弄污考卷,题诗拂袖走出考场。曾父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让他留京供职。在北京几年中,他常和文廷式、江标、洪钧等名流交往,在洪钧家中认识了赛金花,也耳闻目睹了达官名士的某些逸闻琐事,并抽空写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并《考证》十卷,深受同乡前辈翁同龢赏识。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坚决支持主战派,战争失败,深感中国非经重大变革不能图强救国,因将视野转向世界文化潮流。1895年入总理衙门同文馆学习法语,准备参加总理衙门章京考试,因受排挤,愤而离京旅沪,与谭

嗣同、林旭、杨锐、唐才常等过从甚密，畅论维新。戊戌变法失败，谭、杨罹难。曾朴因回家料理父丧未被株连，撰《哀杨叔峤文》悼念杨等变法烈士。又作长篇歌行《李花篇》讽刺李莲英惑乱政事，与邑中新派人物张鸿、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中西学社。

1904年与丁芝孙、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曾朴既任经理，又曾编辑、撰稿、翻译。他从金松岑手上接过《孽海花》的写作，并翻译大仲马《马哥王后佚史》，撰写《大仲马传》。曾朴把自己写作和翻译的这几部重要著作都发表在《小说林》杂志上。这时曾朴的思想开始由倾向维新转为同情革命，与革命党人金松岑、黄人交往密切。当秋瑾遇难时，《小说林》杂志发表了多篇纪念和哀悼的文章。清廷调杀害秋瑾的凶手浙江巡抚来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主编狄平子领衔发起驱张运动。

辛亥革命后，曾朴被当选为江苏省议员，并长期在省府担任财政厅、政务厅长等职。在任职期间，他一直坚持革命派立场。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起义讨袁，曾朴在上海与陈其美响应讨袁运动，并倾其私蓄为讨袁军饷。他长期掌管江苏财政，一贯廉洁自律，抵制贪污贿赂，维护地方公益，最后因抵制军阀孙传芳加征亩捐，愤而辞职。

曾朴离开政界以后，1927年又恢复他原先开书店办杂志搞创作与翻译的文学生涯，与长子虚白创设真善美书店。他一面修改《孽海花》的原作部分，一面继续撰写未完成部分。另外又将自身的亲历写成长篇小说《鲁男子》，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歌、论文、戏剧。另外还翻译了雨果的《吕克兰斯鲍夏》、《项日乐》、《吕伯兰》、《钟楼怪人》、《欧那尼》，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大批法国小说。可惜，书店因经营不善而停业，期刊停办，不得已迁回常熟，在家种花消遣。1935年夏病逝于故居红楼。

曾朴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从清末到逝世，几十年基本上都是为旧民主主义改革和革命奔走呼号，在文坛上他不断地创作翻译，在政坛上他清正廉洁，努力工作。晚年虽未免颓唐，未能继续前进，但在文学活动中还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孽海花》的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小说最初印行时，署名为“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为金一的笔名，他名松岑，又名天翻，号鹤舫，笔名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曾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从事反清斗争，鼓吹资产阶级革命。金一写了《孽海花》前六回，将其交给曾朴，并托曾继续完成全

书,两人共同商定了六十回回目和人物名单。金一曾在关于《孽海花》的广告中说:“此书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括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

曾朴接到金一的六回《孽海花》后,将其进行了重大修改,又续写了十四回,在1905年由小说林社在东京出版。1907年,曾朴又续写了21~25回,发表于《小说林》杂志。后来曾朴转入政界,一度停止了《孽海花》的写作。1927年曾朴回到文学界,对21~25回进行修改,又陆续写了26~35回,在《真善美》杂志发表。曾朴对《孽海花》的写作与出版是非常慎重的。他重返文坛后,将原版24回《孽海花》进行仔细修改后,才由真善美书店重新出版,而21~30回更是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直到1931年才正式出版。而31~35回,在生前始终没有收进书中。直到解放后,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才以附录的形式将31~35回收进书中。

在四大谴责小说中,《孽海花》写成最晚,社会上对它的评价却最高。早在1906年,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翻译英国哈葛德《红礁画桨录》的《译余剩语》中说:

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纾因困于教务,无暇博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发起编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

《孽海花》初版不到两年,重印了十五次,行销达五万部。在清末,真可说是惊人的数字。它深受群众欢迎不是偶然的,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孽海花》最突出的思想特点是鲜明的革命倾向。《孽海花》在四大谴责小说中是思想倾向最进步的一部书。林纾称赞它是“鼓荡国民英气之书”正是因为这一点。其他三部小说对清末政治的黑暗虽多有揭露与谴责,但一提到革命,无一不是讽刺与讥笑的。李伯元、吴趼人、刘鹗虽不满清末政治的黑暗,但都没有推翻它的决心和勇气,他们都只愿改良,不愿革命。而曾朴与他们不同,他很早就同情革命,尊敬革命党人,钦佩从明末以来一切为国家民族呼号奔走,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因此书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很强的革命倾向。如原书第二回评论科举制度时说:“科举是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原书第四回叙述明亡以后中国秘密社会史:“他们甘心做逆党叛徒,情愿去破家毁产,名在那里?利在那里?奔波往来,为着何事?不过老祖宗传下这一点民族主义,各处运

动,不肯叫它埋没,永不发现罢了!”由于曾朴倾向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书中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便与《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截然不同,赞美革命党人“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说陈千秋、史坚如等都是英气勃勃的革命健儿,称孙纹(隐孙中山)是“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孽海花》这种鲜明的革命倾向,崭新的思想见解,在正处于觉醒阶段的知识分子与市民当中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共鸣。

二、《孽海花》的文化历史价值表现在全面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的政治变化与文化推移。对于《孽海花》的主要价值,曾朴曾有下面的一段表白:“我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联系的一些细节,收摄在我的笔头摄影机上。”从《孽海花》所反映的历史画面来说,它的确包容甚广:如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清流党的活动,宫廷帝后失和,维新改良的悲剧,革命派的活跃,圣彼得堡、柏林、伦敦的异域风光……无不纷呈于眼前。由于曾朴在政治上与学术文化上都是有心人,书中的许多场面都显示出政治与文化的印迹。如开篇的苏州雅趣园茶话,就形象地流露了咸(丰)同(治)年间人们对于科名的歆羡心理。这种心态便深深打下了文化封闭的印迹。而第二回冯桂芬对新科状元金雯青的话:“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这番话较之开篇那些人的思想意识就显得进步不少。而到了作者着意铺陈渲染的上海味莼园谈瀛胜会,则荟萃外交界当时的名流,包括黄遵宪、薛福成、黎庶昌、马建忠、容闳、裕庚等,他们议论风生,提出了外交折冲、练兵经武、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启迪民智、改良政体、开放言路,以至提倡白话,提倡小说戏剧等许多话题,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代先哲奋进自强的追求。外交官们谈吐中的成套理论和深刻见解较之冯桂芬当日奉劝金雯青的那番话,明显又前进了好长一段路途。人们从上面几次聚会活动的话题中,很可看出几十年中文化发展的轨迹。

三、书中生动地刻画了清末上流社会各种类型的人物。这些人表面上雍容高雅,一派斯文,他们在一起玩古董、赏字画、论金石、谈考据、讲版本、赋诗填词、饮酒作乐,一个个风流得很,儒雅得很,但面对国家大事,却一个个又一筹莫展。下面略举数例:

1.金雯青(洪钧),书中男主人公,同治七年状元。对中国旧学中的文章、考据、书画样样精通,就是不通庶务,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隔

膜而又抵触，可是清廷却偏偏要这位食古不化的蛀书虫去办外交。1888年，派他担任出使俄、德、荷、奥四国大臣。他持旄万里，远涉重洋，既不会通过外交维护国权，又不去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却关起大门，温习元史考究地理，还用重金买来十二幅中俄边境图，惹出帕米尔边界纠纷，闹出“一纸书送却八百里”的政治丑闻。

2. 庄小燕(张荫桓)，杂佐出身，却文章锦绣，又兼精通西洋事务，多次出洋考查，主管总理衙门，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对外善于打开局面，对内善于逢迎上司，出使美日时，为华工及国家利益与美日外交部反复斡旋，深受侨民倚重。小说中写出了他的动人的才具与风采。

3. 庄仑樵(张佩纶)，与张之洞、黄体芳、宝廷称翰林四谏臣，朝廷每有大事，必上疏论是非得失，号清流党，曾揭发多起贪污赎职事件，弄掉了好些贪官的红顶子。他论法越事件确有见解，中法之战时，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处理福建海防，临敌之际，却仓皇失措，在法军的炮舰面前，弃船逃遁，致使南洋水师一战而溃，终至身败名裂。

4. 李莼客(李慈铭)，晚清文士中的怪杰。诗名文名享誉国内，为四方学子所仰望，正直敢言，却得不到朝廷的回应。因为疏放傲世，自鸣清高，负学人重望而被扼于当道，便故意用朱砂笺自题门联一幅，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并时常故意装病以谢绝干扰，友人袁尚秋戏之曰：“吾夫子之病，贫也，非病也，欲救贫病，除非炭敬。”

书中对这些曾有过一些影响的人物都进行了精心着意的描绘，像金雯青、李莼客等人由于接触较多，形容刻画，往往有传神之笔，故鲁迅先生称赞《孽海花》“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不过书中最着意经营刻绘的倒不是金雯青等达官名士，而是女主人公傅彩云，她出身卑贱，十多岁就沦落风尘，由于巧笑倩盼，成为名噪姑苏的花魁。金雯青娶她进门以后，自然宠擅专房，后来随同金大使远赴西欧各国，俨然命妇，出入宫廷与各种社交场合。她外语流利，横波流媚，靓妆婀娜，聪明乖巧，善承人意，以东方美人的丽质，佐以勾栏训练的手段，况且她本来就没有贞操节烈的观念，所以在欧洲很快就博得“放诞美人”的芳名。无论在圣彼得堡，在柏林，在维也纳，这位大使夫人到处出尽了风头。为了写好傅彩云这个人物，曾朴还借鉴了《包法利夫人》等小说的写作方法，所以赵景深给曾朴写了一幅很有特色的挽联：

福楼拜曹雪芹肉灵一致鲁男子；

傅彩云李莼客文采斐然孽海花。

《孽海花》不但人物刻画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整个作品的艺

术结构上也取得了比其他谴责小说更好的效果，所以鲁迅先生对别的小说在结构上都进行了批评，独许《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对《孽海花》的结构，曾朴自己也很得意，他曾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链。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联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孽海花》围绕男女主人公命运这一中心主干，故事层层开展，把许多短篇联成一部长篇，构成亭亭如盖，花叶扶疏的整体布局。书中设计了几次收束，几次高潮，花团锦簇，枝叶披纷，在晚清小说中独放异彩。

刘建国
于湘潭大学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我把《孽海花》的初二两编修改完了，付印时候，我心里有几句要说的话，把他写在这里：我要说的话，是些什么呢？（一）这书发起的经过；（二）这书内容的组织和他的意义；（三）此次修改的理由。

这书发起的经过怎样的呢？这书造意的动机，并不是我，是爱自由者。爱自由者，在本书楔子里就出现，但一般读者，往往认为虚构的，其实不是虚构，是实事。现在东亚病夫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爱自由者，何妨在读者前，显他的真名呢？他非别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翮。他发起这书，曾做过四五回。我那时正创办小说林书社，提倡译著小说，他把稿子寄给我看。我看了，认是一个好题材。但是金君的原稿，过于注意主人，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当时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金君。谁知金君竟顺水推舟，把继续这书的责任，全卸到我身上来。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工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这二十回里的前四回，杂糅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余部分，也是触处都有，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谁是谁的。就是现在已修改本里，也还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从第六回起，就完全是我的作品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

这书内容的组织和他的意义是怎样的呢？我说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一出版后，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赞扬的赞扬，考证的考证，模仿的，继续的，不知糟了多少笔墨，祸了多少枣梨。而尤以老友畏庐先生，最先为逾量的推许。——他先并不知道是我做的——我真是惭愧得很；但因现在我先要说明组织，我却记到了新青年杂志里钱玄同和胡适之两先生对于《孽海花》辩论的两封信来，记得钱先生曾谬以第一流小说见许，而胡先

生反对,以为只好算第二流。——原文不记得,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对的理由有二:一、因为这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故事,联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是一样的格局,并无预定的结构。(二)又为了书中叙及烟台孽报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党口吻。这两点胡先生批评得很合理,也很忠实。对于第一点,恰正搔着我痒处,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们的想象,被胡先生瞥眼捉住,不容你躲闪,这足见他老人家读书和别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说我的结构和《儒林外史》一样,这句话,我却不敢承认,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线;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交西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开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散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色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浪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第二点,是对于金君原稿一篇骈文而发的,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希腊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讲的是报应固不必说,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议的想象。如《威尼斯铜像》一篇,因误放指环于铜像指端,至惹起铜像的恋妒,殒死新郎于结婚床上,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迷离神怪的描写,更数见不鲜,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只要作品的精神上,并非真有引起此种观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坐一个老新党的封号。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还没有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若说我这书的意义,畏庐先生说:“《孽海花》非小说也”,又道:“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误矣。”这几句话,开门见山,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说也”一语,意在极力推许,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因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其实我这书的成功,称他做小说,还有些自惭形秽呢!他说到这书的内容,也只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两点。这两点,在这书里,固然曾注意到,然不过附带的意义,并不是他的主

干。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拢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两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写雅聚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我的才力太不够,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我也不敢自诩,只好待读者的评判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

此次修改的理由怎么的呢?第一,是为了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事业,时期提得太早了。兴中会的组织,大约在光绪庚寅辛卯间,而广州第一次的举事,事实却在乙未年十月,这书叙金雯青中了状元请假回南,过沪时就遇见陈千秋,以后便接叙青年党兴中会的事。雯青中状元,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虽说小说非历史,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然亦不宜违背过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既抽去了这么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两回的地位,好在这书里对于法越战争,叙得本来太略,补叙进去,并非蛇足。第二,原书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凭空结篇,第二回开端还是一篇议论,又接叙了一段美人误嫁丑状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所以把他全删了。其余自觉不满意的地方,趁这再版的机会,也删改了不少。看起来,第一编几乎大部是新产品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件。

这书还是我二十二年前——时在光绪三十二年——一时兴到之作,那时社会的思潮,个人的观念,完全和现时不同,我不自量的奋勇继续,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停隔已久,不要说已搜集的材料,差不多十忘八九,便是要勉力保存时代的色彩,笔墨的格调,也觉得异常困难。矛盾拙疵,恐在所不免,读者如能忠实的加以纠正,便是我的非常宠幸了。

十七年,一月六日,东亚病夫自识。



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第 一 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001
第 二 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001
第 三 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伦生演说西林春	004
第 四 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011
第 五 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019
第 六 回	献绳技谈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024
第 七 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035
第 八 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044
第 九 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051
第 十 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060
第 十 一 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魁文	067
第 十 二 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073
第 十 三 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081
第 十 四 回	两首新诗是滴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089
第 十 五 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097
第 十 六 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怯客窥楼	106
第 十 七 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裔	114
			123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131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觴名士寿	140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150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160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169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177
第二十四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	186
第二十五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194
第二十六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	203
第二十七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酋临头	211
第二十八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221
第二十九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229
第三十回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237
第三十一回	转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瞞凤栖鸾惹英雄雌决斗	245
第三十二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253
第三十三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261
第三十四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270
第三十五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279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辇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外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哪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像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波未辟、麦折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潮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的奴乐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南海之西，黄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凭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信闻，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



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

探侦探奴乐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岵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羨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象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象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澹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哪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象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两回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